

病相報告



賈平凹  
长篇小说大系

广州出版社

# 病相報告



賈平凹  
長篇小說大系

廣州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病相报告/贾平凹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80731-579-7

I. 病… II. 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3668 号

- 书 名 病相报告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21)
- 选题策划 朱 鸿  
责任编辑 杨 斌  
特约编辑 唐建福 白 勇  
责任校对 杨珊珊  
封面设计 感觉空间·木光
-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 邮政编码: 102445)
- 规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76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731-579-7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贾平凹简历

1952年农历2月21日出生于陕西南部山阳县棣花村。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敬子女”。一九七二年以偶然之机遇，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

出版的主要作品有《贾平凹文集》(1-18卷)。荣获  
过全国文学奖三次，<sup>并获过</sup>美国“美孚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和法国“<sup>文学</sup>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以英、法、德、俄、日、韩、越南文<sup>字</sup>翻译出版了二十余种版本。

病相報告

志

實字四

長篇小說集

## 人物介绍

- 胡方**：出身于陕南荆子关镇的一户财主家，早年离家出走，落脚于共产党控制的延安边区，参加了革命，成为边区文工队的队员。能写文章，擅长擦像。1945年从延安派遣到陕南游击大队，历经战事。其间曾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后虽逃脱，但从此留下历史污点。1949年共产党解放中国后，转业于成都某文化单位，不久受捕入狱，继而在青海劳改，又在油田上生活过一段。邓小平执政时期，得到平反，转回内地，分配在西安社科院工作。
- 江岚**：生于陕北延安的郊区，边区文工队的队员，能歌善舞。在文工队时与胡方有过恋爱关系，胡方去陕南游击大队后，同队友韩文到了东北战区，并与韩文结婚。全国解放后转业于北京某电影厂。
- 叶素芹**：四川人，青年时代思想激进，在成都与胡方结婚，后同胡方一块调往西安，在某部门从事行政工作。
- 冬梅**：为胡方被俘后与当地农家女结婚所生的女儿。其夫是青海油田工人，夫去世后携女儿落脚到陕西关中平原的三原县，任小学教师。
- 韩文**：东北沈阳人，早年参加革命，在延安同胡方、江岚一块在边区文工队，后在东北与江岚结婚。全国解放后转业北京，在市政府机关任职。
- 胡亥**：胡方与叶素芹之子，前卫派诗人。
- 景川**：陕西三原县人，曾与胡方在青海同一油田的一个热泵站工作。后调回内地，在西安市政府某局任职。是胡方相处最久关系最亲密的朋友。
- 誉林**：西安市人，观念艺术家，为胡方的忘年交。

## 1 訾林

我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最重要的经历是胡方从运灰车上溜了下来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很黑，风尘混乱，我赶过去差不多是子时吧，他已经穿上衣服，但一只袖子并没有伸进胳膊，第三枚扣子扣在了第五个扣门里，西服就在胸前塞了一疙瘩。裤子也没有完全穿好，半个屁股还露着。江岚，她一定是吓坏了，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一只脚被胡方的身子压着，一条腿斜着蜷在身后，怀里抱着胡方的头，而眼镜就挂在床沿的被角上。那只唤做狐的狗龇牙咧嘴地叫，和屋外的沙尘暴的肆虐声搅在一起，异常的凄凉恐怖。很显然，胡方是从床上跌下来的，他突然地头疼欲裂，在床上打滚，要江岚用带子勒他的脑袋，江岚慌乱着找带子，没有带子，曾经用她的丝袜来勒，但丝袜太短，无法勒紧，她拿手使劲地掐他的太阳穴，像箍一只破的罐子，便看见了衣架上的风衣系带，因为太急，抽系带时将衣架也撞倒了，而胡方在那时从床上赤身跌了下来，同时口里喷出了一股污秽。一部分的污秽是喷在了江岚的身上的，这从她的头上额上可以看出，一撮乱发糊成毡片。就在那一瞬间，她知道要出大事了，才给我拨的电话，然后就穿好衣服也给胡方穿了衣服。那是一位很高贵的女人，她不愿意我作为晚辈的来了感到尴尬。但她没来得及收拾沐浴过的盆水和还燃着的藏香，两个高脚玻璃杯中的残葡萄酒还闪烁着嫣然如血的颜色。她要把胡方扶上床去已无能为力，企图能抱到床边的沙发上让他躺好，胡方的块头却太大了，她抱着他的上身往沙发上去时自己也摔倒了。我在门口，惊吓得茫然无措，我听到她在说：“胡方，你要挺住，你一定得挺住！”胡方已说不出话，嘴巴明显地向左边抽，白沫就涌出来，像肥皂泡一样堆在了口角。

沙尘暴的吼声还在继续，风从开着的门里进来，忽地将一张纸贴在了墙上，狗跳起来要抓纸，没有抓着，落下来撞翻了沐浴的瓷盆，水在地上乱钻。



“狐，狐……”江岚扔过去一个东西，训斥了一声，便绝望地看着我。

我把可怜的老人背出了楼道。我没有想到他是那样的沉重，简直是一袋沙子，而且往下坠。我只有弯下腰，一次又一次使劲地将他往背上拥送，就在再次拥送的时候，发现了楼道外的一辆空车。这是白天里修建楼前下水道运灰的那种推车，小小的箱内用铁皮钉着，没有后挡板。我把胡方放了上去，高大身躯似乎难以装盛，只好委屈他了，让他蚂蚱一样蜷着，我说，阿姨你跟着我吧，推了车就走。江岚哎了一声却歪在了地上。我回过头去，她已经爬起来，又在低声呵斥着狗：“狐，狐，你不要来，你给我回去！”狗是跟随着我们一块出来的，它叼着的是胡方的一只鞋，竟撵上了车就跳了上去。

小巷里的灯光昏暗，路面不平，小推车就撞磕着跳舞，并且发出嘎嘎的响声。速度太慢，我又掉过了车头，拉着往前跑就容易多了，一时便看见自己的影子在两边的巷墙上忽大忽小，恍惚如鬼。跑过了一间小杂店，店还没有打烊，伏在柜台上打盹的老板娘猛地醒来，说了一句“哎哟！”运灰车已经闪过巷口的漫坡。坡道边的电杆上，有人在偷贴治疗性病的广告，听见响动，立即消散。懒得理这些游医！我大声地唾出一口痰，抓紧了车把猛一拐弯往前跑，跑得飞快，像狼撵一般。差不多跑到十字路口，听见了江岚在后边嘶着声地叫我，扭转身来，天哪，车子上竟没有了胡方，胡方是躺在一百米外的地方。胡方是从运灰车上溜滑下去的，溜滑下去我却全然不知！再折回去，重新抱了他到车上，人已昏迷，虽然让江岚也坐上车搂着了，他那颗脖子撑不住的脑袋像西瓜一样倒过来倒过去，并且大小便失禁，稀粪从裤管里流出来。

可以说，我是没有拖延时间的，一到医院也及时作了头颅 CT 扫描。我们绝没有想到的是他头颅出了问题：叠体池和右侧室受压变形，中线结构左移 30.9 厘米，右颞叶区呈大片状高密影，出血量约 170 毫克。医生开始训我，如训孙子，说病人本不该出这么多血，应该平躺着送来，这样窝蜷在小推车上，只能是加速他死亡。我惊愕了，没敢说出胡方还曾经从运灰车上溜下来过的事。我为我的无知而脸色通红，像被无数的巴掌扇着。胡方很快送到了手术室，我和江岚就站在手术室大楼道的过道，浑身像虚脱一样没了力气，后来就瘫坐在地上。过道很黑，尽头的一面玻璃窗子泛着白光，楼外的风透过砖呜呜地像吹

哨子，在三层或者四层的某一个房间里，有窗子的玻璃突然在风里吹落，发出一阵尖锐的碎响。护士从手术室出出进进，每有出入，我就盯着他们，张嘴要询问，但他们根本不理睬，甚至连瞅一下我的意思都没有。胡方情况一定是十分危急，万一……我不敢再想下去，脑子嗡嗡作响。訾林，你该挨训，你怎么就考虑不到这就是脑出血，让胡方平躺了而去接医生来呢，什么都不懂，你这个白痴！胡方的昏迷完全是你让他滑溜下车造成的，王八蛋，你是谋杀者，刽子手！我拿脑袋使劲地撞击墙壁，“咚，咚，咚咚”。江岚扑过来抱住我，我听见她在说：“訾林，你不要这样，这都怪我害了他。”她说过了，发白的嘴唇哆嗦着，又说了一遍：“都怪我害了他。”

“不，不……这怎么能怪了你呢？”

“是怪我，我不该来的。你知道他有过高血压史吗？”

我摇摇头。

“他睡前是吃过药片的……”

“他真吃过药片？！”

“我问过是什么药，他没有说，塞进嘴就咽下去了。”

“发病是几点？”

“十一点二十五分。”

“十一点二十五分？！”

“十一点二十五分是容易犯病的时间吗？”

我那时语言凌乱不堪。我说，不，不，这怎么可能呢，十一点二十五分与犯病有什么关系？没关系的。我突然地嚎啕大哭，响动以至于使那只狗惊倒在过道的水泥地上，它就是那一刻里四蹄支不起了身子，三天里脑袋扑闪着，不吃不喝也不再叫，直到死去。

## 2 景川

越过了秦岭，汽车就一直沿着丹江往东南钻。山深如海这话一点也没有错的，你随时都会失去方向感，不知身在了何处。满车的人，

谁也不敢瞌睡，先是担心着山崖上的危石在风里要掉下来，挡住了去路或咚地砸落在车顶。再是隔窗看见了万丈峡谷下的江流，而车在拐弯处路突然地看不见了，便杀猪般地尖叫，似乎车向那黑黝的崖壁直接撞去，又要反弹过来，撞在了峡谷的树上，就翻着筋斗下去了。司机破口大骂：“叫你娘的×，不想活了吗！”大家又寂然无声，明白了司机是爷，是上帝，所有人的命儿系他一手捏着，他得全神贯注，不能有任何声响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车终于在西峡县停了下来，满车的人哇的一声呕吐，我的那个邻座的妇女就吐了堆污秽又吐黄水，最后竟吐出一条蛔虫来。

我原本要到荆子关的，但我却决定在西峡县城也下车了。这里是闻名的出恐龙蛋的地方，许多年前农民都在山上挖，挖出一颗了可以卖到一万元。上亿年前恐龙主宰了这里的一切，现在却灭绝了，只留下拳头般大的蛋而且变成了冷冰冰的石头。我顺着街道往前走，一个人就尾随上来悄声地问：“收恐龙蛋吗？”我说不收，我不是收恐龙蛋的。他说，别人卖的都是用水泥做出来的假货，我这可是真的，你要信的。我说信的。他说，如果放在一定温度的暖箱里可以孵化出小恐龙哩。我说是吗，如果真能孵化出来，那是只跳蚤吧。

“你骂谁？”他突然面目狰狞了。

“我骂我，行吧，我不能骂我吗！”

我确实在骂我。尤其身到了西峡县。你想想，解放初期我的父亲便已经是西峡县的兵役局长了，如果他能活到现在，最低也是省级领导干部的，但他却死在了四十年前，只留下了我，留下我一事无成！

父亲任兵役局长的第二年，他是回了一次泾阳县。关中平原上的太阳没遮掩，晌午鸡叫饭时，娘正在小屋山墙根给我捉头虱子，舅舅跑来说：“他回来啦！”娘的脸色立即变了，抱着我就进屋去，咣啷还关上了门，我并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人，回到屋里了，还隔着窗格往外看，一队人马就踢哩夸啦从门外的路道上走过。娘在屋里纺线，屋里的光线很暗，但娘把纺车摇得一圈紧似一圈，舅舅是坐在炕沿上吃旱烟。我看见了一伙人停在了我家门前，打头的一个人骑着白马，旁边有副轿，骑白马的人勒住马头，喊：“景川！景川！”我哎了一声去开门，娘却一下子抱住我，而且堵住了门。舅舅说让他见见儿子吧，是舅舅把我领了出去，白马上的人在说：“景川，长这么高了还梳个蒜苗辫儿！”

“你是谁？”

“我是你爹呀！”

我从来没有爹的。别人有爹的时候，我没有爹。娘说我是从河里捞上来的，河里涨大水，她一箢篱就捞上来了。那人从马背上跳下来，穿着军装，齐膝高的马靴咯吱咯吱走过来。我说：“我是你爹！”

舅舅拍了我一下头，说：“别胡说！”

轿子并没有放下，但轿帘揭开了，露出一个女人的脸，嘴肥嘟嘟的像噙着一颗枣儿。她看了我一眼，要笑呀，却突然没有了笑，轿帘放下了。

“茂生哥，”那人说，“我是回来给祖先奠坟的，景川已经长大，可以离开他娘了，放在乡下遭罪，该让我带了走。”

舅舅说：“乡下再遭罪，景川也长这么大了！他到哪儿去，他就是呆在乡下的命，他到哪儿去？”

舅舅的话还未落，娘从屋里扑了出来把我往屋里抱，她的样子很凶，像鹰抓小鸡，我的一只鞋就掉下来。我抱住梨树不走，娘竟扇了我一个耳光，一进门，门就上了栓。

那天夜里，我已经睡床了，娘和舅舅在屋里说话，说的全是白天里事，娘就叫我：“景川，景川，你睡着了吗？”我没有睡着，我要听他们还说什么。娘就咬着牙说，这些钱我不能要，他现在知道还有个景川哩？钱你拿上，他几时再回来了，你一五一十地交给他。舅舅说，那就放在红薯窖里的土瓮里，还有这顶军帽，他的地址就写在帽子衬布上，你给孩子收管着，他长大要参军就去找他爹！娘说景川饿死也不去找他！舅舅说这就过分，他毕竟是景川的爹嘛。我在被窝里想：那人还真是我的爹？我的爹个头那么高啊！

但我并没有再见到我的爹。娘不在的时候我钻进了厦子屋的红薯窖里，是发现了装在瓮里的二十个银元和一顶衬布上写着西峡县兵役局字样的军帽，想着爹穿军装的威风样，就憧憬着我长大了，就找这个爹去参军的。可是，我还没有长大爹就死了。爹在生前所能给予我的好处是那二十块银元和一顶军帽。爹死后，我却背着国民党伪军官儿子的罪名，政治上几十年不得翻身。娘从不去理会藏在红薯窖土瓮中的东西，而爹死了的消息传来，她拉我在地窖里对着那土瓮哭了一场，然后在地窖里挖坑，将土瓮封口埋进去。现在爹平反了，颁发了红塑料皮的证书，还有着一笔不小数额的钱，我来到了西峡，我的身

上仍还揣着二十块银元和那顶军帽，我要寻找爹埋在那的坟堆和爹留下的另一个儿子。

我在船一样窄长的县城里沿着一面斜坡往高台上走，高台上是县政府。

“我是景海清的儿子。”

“谁？”接待我的是政府办公室的人，“谁是景海清？”

我开始自我介绍，我是从西安来的，景海清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解放前曾是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的一名师长，后起义参加解放军，又任二十九军的第三师师长，解放初担任贵县兵役局长。五三年清查他在国民党十三师时围剿过陕西游击队，被政府镇压了。现得以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我是来查询我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他肯定也受牵连，我得把平反的事告诉他，还有一笔补偿费……

“原来是陈芝麻老账喽，”接待我的人说，“这我一点也不知道，我给你找找我们主任吧。”

主任被找来了，是个长得如蚂虾一样的老头。老头说：“让我想想，这几年平反的人多了。……噢，是有个景海清的，我们是收到过一份关于景海清的平反文件的。”

“平反的事你们通知我那个弟弟了吗？”

“文件上并没有写明找到你的那个弟弟呀。”

我歪下头去在椅子上闷了半会儿。

“主任同志，”我说，“那你知道我的弟弟现在哪儿？他的母亲就是西峡人，他一定是在西峡的，你查查。”

“这怎么个查法？”主任说，“你是不是景海清遗弃的那个儿子？听说你的父亲遗弃了在关中的老婆孩子，重娶的是荆子关的女人。”

就这样，我离开了西峡，开始坐竹筏沿丹江而下。西峡距荆子关一百多里，崖壁上凿开的路只是县级公路，时在黄昏，已经没有了汽车，而水路则有七里关、月儿滩、鬼愁湾十个险处。竹筏有几次就撞在刀削般的江壁上，亏得艄公是个力气蛮大的汉子，他让我伏在筏子上不要睁眼。我没有睁眼。他说，手抓牢就行，掉下去了不打紧，我会捞你的。前日落水的是个妇女，捞上来人都昏了，放在牛背上颠颠，一袋烟的工夫，吐摊水便活过来了。

天明到了荆子关，下起了小雨，雾就沿着江石爬上那三十五层石阶往岸上的镇上涌。街上稀稀落落走人，全戴着草帽，披了蓑衣，挑

了韭菜白菜担儿叫卖。屋檐下的妇女一边看着走过的卖菜者喊：“韭菜多少钱一斤？”一边提半桶黄尿蹶了桶底倒在台阶下，雨水就冲着黄尿流下去，流到江里。卖菜者说：“两毛！”妇女似乎不满意，嘟嘟囔囔，将空了的尿桶又放在屋檐槽下接雨水，“给一毛五！”头也不抬，只看着雨水在尿桶里响。我踉踉地往前走，不知道该往哪去，一排门面房的拐角就闪出来一个女子，嘴也肉嘟嘟的，涂着红颜色，穿一件粉红的风衣，很近地站在我面前了，叫一声大哥，突然双手把风衣一张，里边竟是白生生的身子，乍着一对奶：“娱乐不？”这么个重重山峦如洋葱一样包裹的小镇也有妓女，妓女这么早就拉客，令我吓了一跳。“我胆小，”我说，“我怕病哩！”妓女说：“开水烫了的！”我就问不知道景三元的家住在哪儿？因为艄公已经告诉我，他认识景海清的老婆和景海清的儿子景三元，但景三元住在哪个小巷里他说不清楚。妓女却说：“我知道个锤子！”

终于在一个丁字巷里见到了我的异母兄弟。其实我一见到他，我就知道是他了，他和我长得一模一样，都是大腮帮子，高颧骨，细眼睛。我们像对着镜子看了多久，然后抱头大哭。“哭啥的，”我先不哭了，“甬哭了，兄弟，雨下这么大，天都替咱哭了。”三元把鼻涕擤出来抹在墙上，手在衣襟下擦了擦，给我发纸烟。“我听我娘说我有个哥哩，早晓得哥的日子还好，我早该去投奔你了！”

我将爹的平反证书取出来交给他，把一沓钱拿出来并拿出了收据，说明给补贴了一万元，这五千元交给你，你几十年里也是受苦了。我的兄弟扑通就跪下来，他没有问到我的母亲，只给我和拿出的二十块银元和爹的军帽磕头。我在屋里的草蒲团上坐下来，弟媳妇女头像栗子包似的就站在内房门界墙下，使劲地拉着她的两个孩子。三元说快去给哥做饭吧，她慌乱就提了桶出去放在屋檐下接雨水。我将一包葡萄干打开袋，原本这是带给后娘的，三元始终未提到她，我以为老人已经过世了，就递给孩子。孩子怯生先是不要，三元说你伯给的就拿上。大的拿到手了，小的就上去抢，抢得像两只狗，纸袋被撕烂，葡萄干撒了一地。三元说：“急啥哩！急啥哩！”从地上捡了一颗塞在自己口中，就搭梯子到了屋梁，一阵灰扑簌簌往下掉，取下来一个油纸包，里边有一撮头发。

“这是咱爹的，”他说，“咱爹就留这些东西。”

我是在那时才知道了爹死在五三年的古历三月十四日。西峡县城

南门外的河滩里同时有四个人被麻绳绑捆着，爹的官大，照顾了没有让他脱黄军衣，麻绳也勒得不紧。头一天里，后娘接到了通知，让第三天去河滩搬尸，她托娘家人拿了一根碾杆和一张草席，准备着爹被打死了，抬尸埋到后娘的老家荆子关的，三个舅舅还说，这得买只公鸡，公鸡缚在席筒上去阴间不迷路。三元在镇上买的公鸡，买回来还活蹦乱跳的，后半夜却被山上下来的黄鼠狼叼住咬死了，后娘就预感着不好。果然第二天赶到河滩，爹和那个保长并没有被枪毙，却每人背上捆着一个炸药包，导火索燃着了，让四只狗去撵，爹和三个保长就在河滩上跑，跑呀跑呀，“咚”，炸药就爆炸了。爹和三个保长成了一堆碎骨肉疙瘩溅得满河滩都是，后娘只捡着一撮连着头皮的头发，认得是爹的，爹留着大背头，爹的头发又粗又硬。

我们将爹的头发放在了柜台上，奠酒供香，三元说：“爹，我平反了！”

我纠正说：“是爹平反了！”

三元说：“你平反了，我和我哥也平反了！”

我可怜的兄弟又是大哭，哭得鼻涕眼泪一齐流下来，我劝不下，我就说你哭吧哭吧，他就突然一头栽下去，昏死在了地上。我忙掐他的人中，他醒过来，喉咙里一阵咳咳嚷嚷的喘息，同时半空里有什么响动，仰头去看，一只老鼠在屋梁上跑，就跑滑了掉下来，掉在柜盖上的面盆里，灰老鼠变成白老鼠，爬起来又跑没了。

“爹，爹！”三元大声地叫。三元说，爹是属鼠的，爹显灵喽！

爹的属相确实是老鼠的。我是听了三元的话，从那以后，不再讨厌了老鼠，但凡见到老鼠，就想起了我爹。

生活中总是发生着离奇的故事，这些故事你把它写成小说，读者却不肯认同，以为在生编硬造。在荆子关那个小镇的土屋里，到处是浓烈的酸菜味，屋檐上的水又吊线似的下，而爹以老鼠的形状显灵了的那一时刻，我的手机滴滴响起来，显示的号码是訾林的。

“訾林！訾林！”

“喂，喂。”

“江岚接到了吗？”

“一切按计划进行！”

“他们可是一生都等待着这一天呀！”

“那我是安琪儿了？！”

“别油腔滑舌！”

“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吗？葫芦拐巴巷，多难听的名字！”

“葫芦拐巴巷？”

“是我调查上了你托付的那个人，你明白了吗？”

“是吗，情况怎么样？”

“情况不好！”

“情况不好？怎么个不好？”

“怎么说呢？……她是个……回来我告诉你吧。”

### 3 訾林

下午，我给胡方送药时候是起了沙尘暴。沙尘暴在这个季节已经是第五次袭击了西安。风起初刮得还不是很大，但沙尘弥漫在空中使十米之外的事物难以看清，汽车亮着灯，喇叭长鸣聒耳，行人都耸肩缩背，侧起身子往街两旁的屋檐下跑。今年以来，商店里热销着纱巾，却不知为什么都是这种黑色，满街盖着黑面纱的女人使这个城市如同了一个鬼的世界。我经过了天桥，那一段路又在开挖，原本是裹了沙尘的风再一次飞扬了挖出来的干土，天更加昏暗。有人在骂糟糕的市政建设了：一条马路都修不好，昨天才铺好的，今天就挖开装排污管，明天又挖了埋电缆，难道就这样铺了挖，挖了铺个不停吗？

“我要是市长，”我说，“应该给每一条街都装上拉链儿，什么时候需要拉开了拉开！”

骂街的人并没有回应我的话，他咳嗽得厉害，呼吸比幽默对于生命更重要。但是，另外的地方却起了笑声，轻微而充满了色彩，如一片经霜变红的叶子在空中斜着画了一下落在了地上。笑声来自桥边平台上的一群女人，她们没有戴面纱，瞧着我在看她们，一时强忍了笑容，将脸面扭转，表现了一切与她们毫无干系的神情。

这是一群鸡婆。天桥一带不是西安的繁华区，高级的妓女是从不在这里出现，她们长年包住在中心地带的豪华宾馆里，为那些有势的



政府官员和有钱的私营老板提供服务，而外县来的，称作鸡婆的，就常常穿了廉价而花哨的衣衫，将嘴唇涂得血红，聚集在天桥下等待嫖客来挑选。她们大多是那么清纯。是的，这个词用在她们身上是不准确，但我记得的胡亥的一句话：越清纯的越可能是妓女。在这一群清纯的小妓女中坐着的却有一个三十多岁女人，我望了她一眼，她也望了我一眼，我稍一迟疑，她立即就站起来，我没敢再回应。这一门生意是吃青春饭的，半老徐娘了坐在这里干什么呢？我就这样极快的通过了天桥去胡方的那座楼上，我把一包药塞给了他。当时胡方问塞的是什麼，我是等江岚去了厨房后，悄声告诉了药的名称，并叮咛了提前一小时服下，不能过之也不能不及，胡方骂了我一句：“你常这么荒唐?!”

我是荒唐过，这个时代留给我们年轻人的就是这么荒唐，桃杏用催熟剂变软，鸡鸭靠激素养肥，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什么都可以有了，却再也没有了爱情，爱纯粹以身体去作，而作又需要药片。胡亥曾经讥笑过像他父亲这一辈人的状态：有贼心的时候没有贼胆，有贼胆的时候没贼款，有胆有款的时候贼却不行了。胡方是不行了，我之所以协助景川为胡方和江岚安排、张罗，说实话，我为他们的故事感动和羡慕着，也为他们的处境而同情了。

离开胡方的房子，狗是一直送我到楼区的大门口，我向它再见，它说：妙！我就有做过一次雷锋的感觉。

我又经过了天桥。风依然在刮，揉揉被沙尘迷着了的眼睛，往栏杆下的平台上望去，小鸡婆们都不见了，坐着如孵蛋的母鸡而焦躁不安的只有那个中年女人。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还会是她，以为妓女们终于耐不住清冷，走散了，回到某一大杂院的四五个合租的小黑屋去骂天气骂物价，骂男人们都死完了，而这个中年妇女则是拾破烂的在这里歇脚的，但听见了脚步扭过头来，我才认清还是她。她的眉间有一颗黑痣。这是她吗？我猛地怔了一下，脚步就迟疑了。这怎么可能呢，即便想像力再好，也不能将她同景川联系起来呢。我急忙在背包里翻笔记本，笔记本是夹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长脸，眉间也是一颗黑痣的。天哪，她真的就是她啦！我突然地拔脚就跑，好像我是个小偷，被人发觉了一样。跑下天桥，已经站在那家商店门口的柳树下边了，收住了脚，突然我萌生了对这老妓女跟踪的兴趣。

现在，我给你说说我的职业吧。我是一名作家。从二十岁起我就